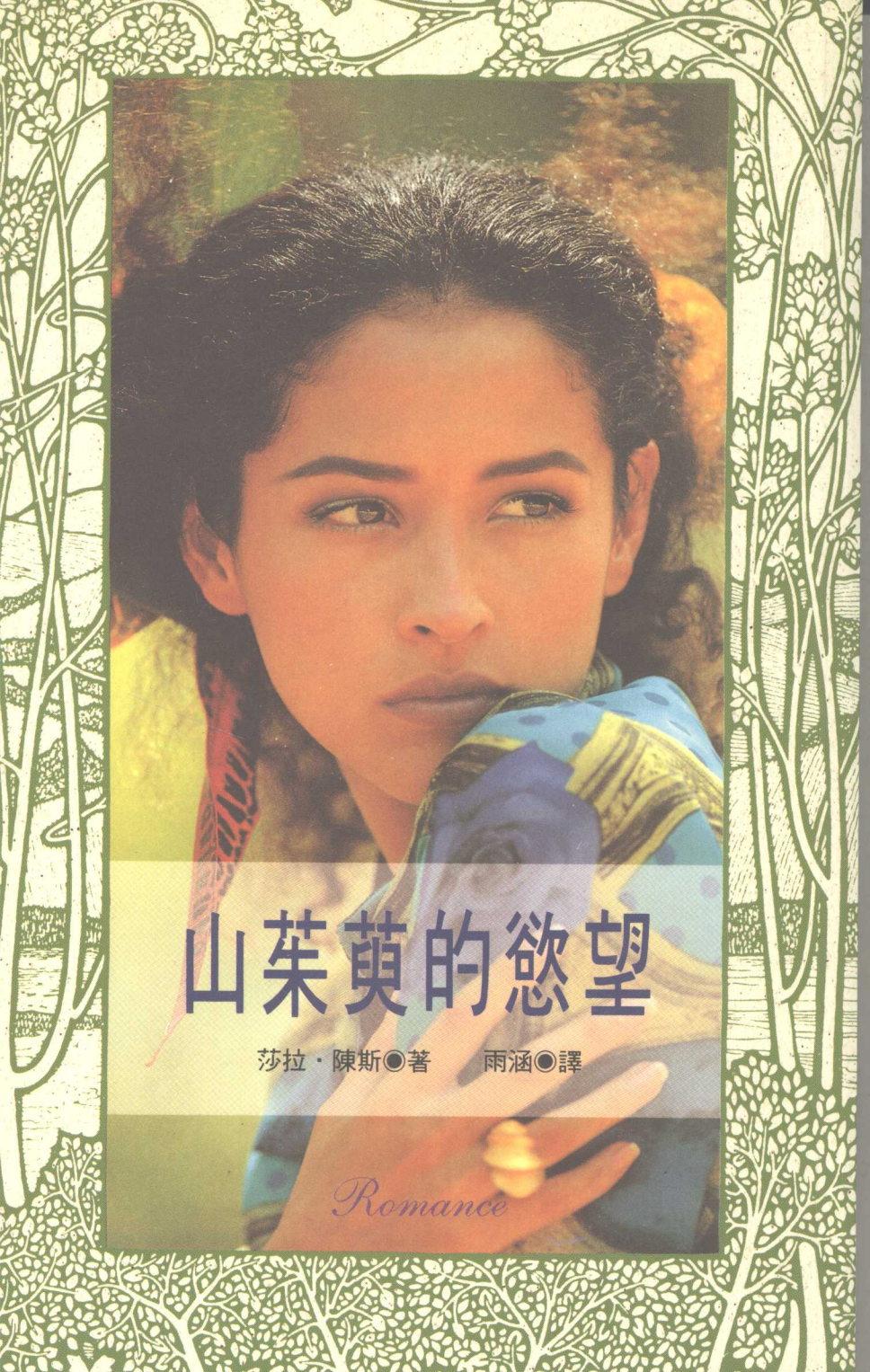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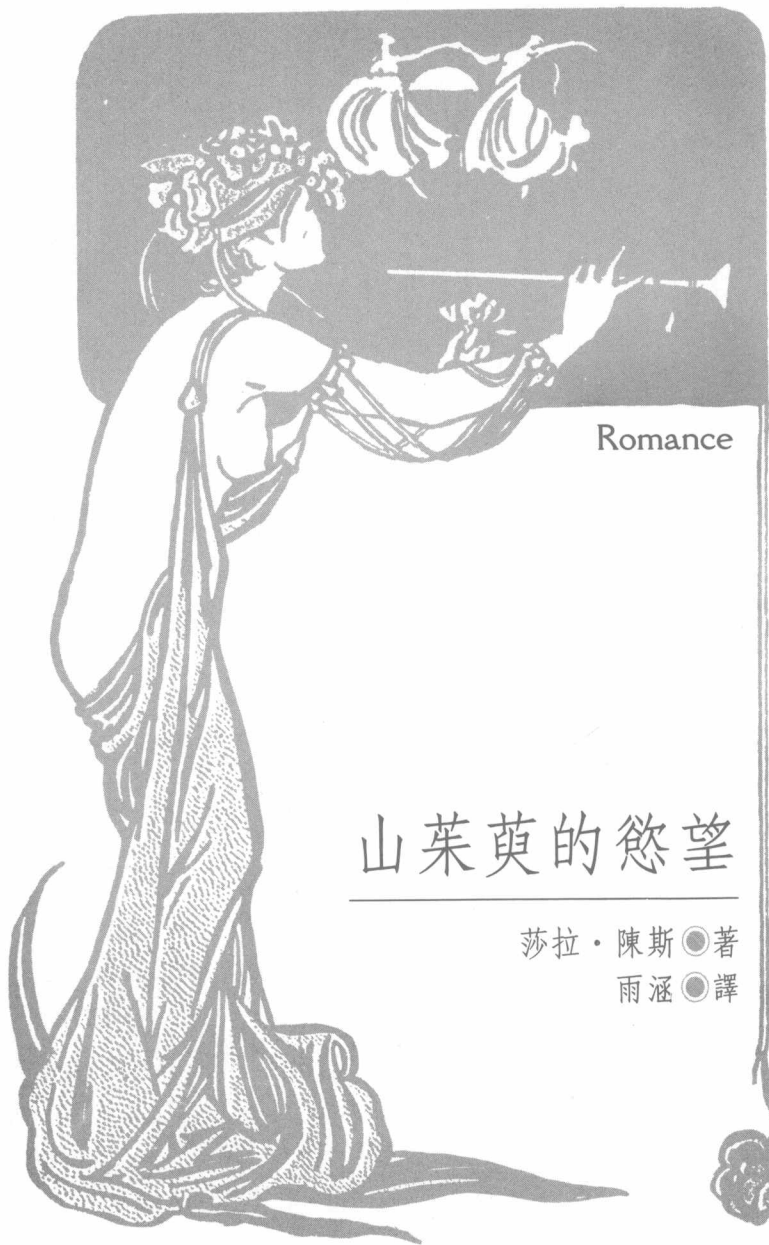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entral portrait of a woman with dark, curly hair,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side. She is holding a blue and yellow patterned cloth near her face.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rtrait is a warm, golden-brown color. The entire cover is framed by a decorative border of stylized green vines and leaves. The title '山茱萸的慾望' is printed in a large, dark blue serif font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portrait. Below the title, the author's name '莎拉·陳斯' and the translator's name '雨涵' are listed in a smaller, black sans-serif font. At the bottom, the word 'Romanc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cript.

山茱萸的慾望

莎拉·陳斯◎著

雨涵◎譯

Romance



Romance

山茱萸的慾望

莎拉·陳斯 ● 著

雨涵 ● 譯

愛的羅曼史 5

山茱萸的慾望

作者／莎拉·陳斯

譯者／雨涵

印行／金楓出版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三五六一號

總經銷／學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

電話／(〇二)二一八七二二九

傳真／(〇二)二一八七〇二一

郵撥／〇五七八六九〇〇五

排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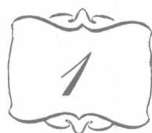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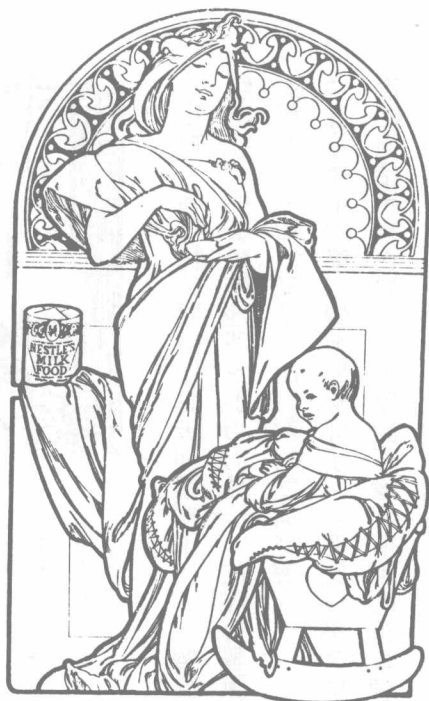
印刷／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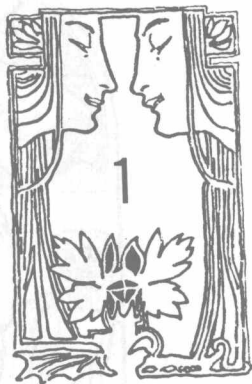
初版／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四月

定價／一三〇元

ISBN 957-8501-74-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賺錢並不是我最終的目的，我真正需要的是——
個能讓我貼心的男人，他並不一定需要有名或
有利，只要他能給我幸福，能使我有安全感，
那就夠了。

「珍妮，馬斯特又要向你訂告別禮物了。」一個溫婉的女人聲音從電話裡傳來。

珍妮聽了不禁微皺她那隻小巧的鼻子，並輕嘆著說：「唉！又一個了！」她伸手拿起一張花卡，心知這又是一次短暫的愛情尾聲。

「這是今年的第三個金髮女郎了。」珍妮以嘲笑的口吻說著。

珍妮把話筒夾在肩上，拿筆記下潘妮所說的黃玫瑰，及附在玫瑰上的留言。

「妳知道嗎？他已經找到代替莉莉的人了。」珍妮對於她這位好同學憤慨的語氣覺
的好笑；而潘妮似乎永遠不能了解她的上司追求女人的心態。

「是嗎？」珍妮以一種略帶調侃的語氣戲弄她的朋友，她知道丹尼爾必定不在辦公

室，否則潘妮絕不敢把她的想法說得這麼大聲。幸好，她是個還算稱職的女秘書，否則丹尼爾是無法忍受她的。

由潘妮的口中，珍妮知道了丹尼爾的一切，他是丹尼爾·柯威爾家族的繼承人，opd他有一頭金髮和健壯的身材，是那種極容易讓女人想入非非的男人，就連珍妮也不例外。自從高中起，珍妮就被丹尼爾身上所散發出的男性魅力給吸引住了，雖然那不應該是一個十九歲少女所應有的感覺，然而，丹尼爾顯赫的家世正是珍妮所欠缺的，唯一讓珍妮感到不悅的是丹尼爾較喜歡金髮的女人。

忽然間，珍妮皺了眉頭，意識到自己必須將剛作白日夢遠遠拋到腦後，繼續集中精神傾聽潘妮的喋喋不休。

「這個又能持續多久呢？」

「潘妮，我必須說再見了，比利今天生病，我必須接替他所有的工作。」珍妮致歉地繼續說道：「我必須在中午以前把這些玫瑰整理好。」珍妮把電話掛斷，告訴自己必須在中午以前將許多工作做好，想想美琪就快來了，這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珍妮把包花用的紙摺好，整齊地放人袋中，這時有推門聲來，珍妮心想應該是她的

助手美琪·巴威克來了。

「嗨！珍妮，早。」美琪帶著愉快的神情走進花店。

「早。」珍妮嘴上回答著，心中卻想著還有許多工作等著做，她甚至懷疑當初爲什麼會買下葛蕾芬太太的花店，或許她所追求的僅僅是那份充實的感覺，有了它，她甚至可以放棄許多事情。

「怎麼了？什麼事使你心煩？」美琪將手指滑入工作服的口袋中，閃亮的藍眼帶著慣有的微笑和幽默，那常能幫助珍妮走出困惑，但是今天卻一點也幫不上忙。

「比利又生病了。」珍妮回答，她的聲音顯示這件事相當地困擾著她。

「妳確定他又生病了嗎？」美琪問道：「白娜說貝蒂的髮廊最近來了位新的理髮師。」

「我不知道他有了新的女朋友。」珍妮心不在焉的回答著。

「我並不覺的意外，我已經看過他們出去好幾次了。」美琪提高聲音說著。

珍妮從倉庫後面拿出一朵朵紫蘿蘭，將它們插成一盆優雅的盆景。

「猜猜看還有誰又換了女朋友？」珍妮提高嗓門問道，走到陳列處，將整理好的花

放在籃子裡，用手肘打開了冰箱的門，將那些鮮豔的花放進冰箱的最上層。

「還有誰？」美琪疑惑的語氣使珍妮發出了會心的微笑，雖然美琪已經六十歲了，結婚四十二年後成為寡婦，而且沒有半個兒女，但她對於事情的那分好奇心並不亞於一個十六歲的女孩。

「丹尼爾·柯威爾啊！」珍妮懶洋洋地回答著，這個名字曾使她心痛，她發誓要將十九歲時的夢幻粉碎，否則那將影響她的一生。」

「她已經擺脫莉莉了嗎？他們在一起還不到兩個月呢，對他來說未免太快了吧！」美琪搖著一頭銀絲，不可思議地說道：「真可憐。」

「可憐！」珍妮吃驚地回答：「妳是在開玩笑吧？那個男人對任何東西和女人都想要，他在坦尼斯已經擁有最豪華的別墅以及可以花個五十年也花不完的財富，他還知足，更別提還擁有一個顯赫的家族了。」

美琪的眼睛不解地望著珍妮，對於珍妮一番苛刻的批評頗不以爲然。「唉呀！那是因爲他還有沒找到他所愛的人啊！」

「愛？他根本不懂這個字的意義，他玩弄女人，就像是母雞羣中的狐狸。」

「我想他是在找更適合他的女人吧！」美琪嚴肅地說。

美琪堅定的語氣使得珍妮無言以對，她爭大眼睛望著美琪，仔細品味著她剛才所說的話。

「每一個人對於某些事物都會有份屬於自己的理想，相信妳也一樣。」美琪喃喃地說著，帶著溫柔與關懷的語調。

「我相信我自己，美琪。」珍妮試著找尋適當的語辭讓美琪了解。「我的生命旅程是孤獨的，我嘗試著靠自己去得到所想要的。」珍妮灰藍而帶憂鬱的眼神充滿著孩提時代長期建立的痛苦，她曾經是個孤兒，十九歲離開孤兒院後，她甚至沒有一個知心的男友來排解寂寞，當然，這不該怪他們，實在是她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所以她寧可將自己隱藏起來，以拒絕他們的追求。

「不要回顧過去了，孩子。」美琪溫柔的責備中斷了珍妮不愉快的回憶。「評估一下現在的妳，看看妳僅以高中文憑所收的成果，並成功地經營這個花店，這不是一個年輕女孩所能做到的。」

「二十七歲已經不再是個孩子了。」珍妮不同意地說：「如果不是葛蕾芬太太拿資

金來幫助我，我不可能把它經營得這麼好。」

「也不完全如此，換作別的女孩子來經營，不一定能做得像妳這麼成功。」

「或許吧！」珍妮回答著。

震耳的門鈴聲從前門傳來，今天的第一個客人上門了。

「聊得多愉快啊！不過我們最好快點工作，否則待會要交給貝絲的貨就要遲了。」整個早上，收銀機和電話鈴響不斷傳來，珍妮心想：美琪一定很忙，平常這時候，自己會去幫她的忙，但今天早上她必須一個人做兩份的工作，這份多出來的工作實在讓她頭痛，過了十一點後，她終於脫下工作服，剛把一半的貨裝載完畢，並把頭伸出車門外，對美琪說：「我現在要出去了。」

美琪正忙著招待一位少婦。「妳要去多久？」

「大概兩小時，妳可以在我回來之前先去吃飯。」

珍妮發動引擎，迅速看過客戶的名單，名單上的第一站是莉莉的家，貨必須在中午以前送達，當她想著必須利用最短的時間走最快的捷徑到達莉莉的家裡，以避開中午以前交通擁擠的時分不禁又想到丹尼爾下一個女朋友應該仍然是一個金髮的女人，而丹尼

爾的母親——安娜·柯威爾希望她的兒子早日成婚，已經是個公開的秘密了。

珍妮重整已逐漸混亂的思緒，她的理智告訴自己必須專心駕駛，她將車左轉，停在那棟由紅磚砌成的漂亮寓邸前，走到車後，環視一下車內鮮紅翠綠的花朵，和一盆盆值得品味的盆景。

珍妮一手拿著芳香的玫瑰，一手按著莉莉寓邸的門鈴，一陣陣撲鼻的玫瑰花香迎面而來，春天是她一年中最喜歡的季節，這些花的種子從冬天貧瘠的土地裡更生，就好像她空虛的童年；是春天使她工作更加努力。

「來了。」一個南方鄉音頗重的聲音打斷了珍妮的思緒。

珍妮抬頭一望，看見一個穿著睡衣的金髮女郎已經站在門口。

「我是艾登花卉公司。」珍妮職業性微笑地解釋著，珍妮一眼即認出她就是名聞全鎮的交際名媛——莉莉·泰勒。

莉莉很優雅地握著門把，微笑地說：「請進。」

她有著茁條而高挑的身材，白淨的皮膚，細嫩的雙手上並傳來陣陣指甲油的濃郁香味。

「妳能替我把花放在桌上嗎？我怕指甲油還沒乾呢！」

珍妮遵照她的意思，把花盆放在桌上，準備離去。

「哦，對了！這些花是從哪兒來的？我只喜歡玫瑰，妳也是吧？」珍妮俯身聞聞自玫瑰花散發出的香味，愉快地說著。

珍妮輕柔地微笑著，她小心地站在門邊，並不想走近，那會使她想起柯威的離別信箋，珍妮讚嘆她那優美的身材及高雅的氣質，莉莉對於男人的確有十足的魅力。

「妳能爲我打開卡片嗎？」莉莉揮動著手指，藉以說明她的需要。珍妮猶豫不決地想不出決以什麼方法來拒絕。這時莉莉輕巧地拿出放在籃中的卡片，打開來看，並唸出上面的詞句：

「親愛的莉莉：希望這些黃色的美麗玫瑰，象徵著我們曾經擁有的那段美好的回憶。妳忠實的朋友丹尼爾。」

當她唸完時，臉色變得蒼白而難看，眼睛充滿著忿怒。「這個卑鄙無恥的小人！我一定要報復，咱們走著瞧好了。」莉莉尖銳的嗓音大聲地叫著。

莉莉做了一個深呼吸，粉紅色睡衣內的酥胸因喘息而微微聳動著，珍妮懷疑自己是

否爲她帶來了傷害，顯然她仍能保持相當的冷靜，珍妮不得不佩服這個女人的抑制力。

「在這之前妳已經送過十二次花了吧？」

「還不到十二次！」珍妮注視著她，微蹙著細眉，面帶愠色地說：「通常不是妳送的吧？」

珍妮搖頭說道：「哦！不不，比利今天生病了，所以我代替他來。」

這女髮女郎走到門口說：「妳可以走了。」

三十分鐘後，珍妮回到花店後，美琪問道：「事情辦得怎麼樣了？」

珍妮把車鑰匙放在工作檯的掛鉤上，翹著小嘴無奈地說：「妳真想知道啊？」她靠著桌子疲倦地繼續說：「我差一點把事情搞砸了。」

「我從來不知道比利的工作是這麼的危險！」美琪不解的說著。

「我也不知道。」珍妮心有同感地說。

美琪走到冰箱旁，拿出一個塑膠容器，好奇地問道：「是不是交通太擁擠了！」順手由容器內拿出一個紙盒，並做手勢。「要不要分享我的鮭魚沙拉？或者妳要到其他地方去吃飯？」

珍妮搖頭說：「我買了一些乾乳酪、脆餅和一盒果凍，夠我們吃的了。」她該知美琪非常喜歡檸檬蘇打和萊姆果凍。

美琪把免洗紙盤和杯子分配後，再把它們放在桌上，愉快地說：「希望不要有客人進來，這樣才能好好地吃頓午餐。」

珍妮在她們的玻璃杯上注滿了檸檬蘇打。「我寧願這個時候有客人進來，女士，我想多賺點錢。」珍妮開玩笑地說著。

美琪在她的盤裡裝滿沙拉和乳酪，揮動叉子，並詼諧地說：「我知道啦！妳是想多賺點錢。」

珍妮把頭轉向一邊，表情無助地說著：「在某方面，妳是對的，賺錢並不是我最終的目的，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能讓我貼心的男人，他並不一定需要有名或有利，只要他能給我幸福，能使我有安全感，那就夠了。」

美琪轉過頭，望著她問道：「妳找到了嗎？孩子。」

「不，還沒，有或許有一天，我會找到吧！」珍妮對自己不自覺地說出內心的渴望感到好笑。

美琪若無其事地點頭贊同說：「我相信將來妳一定會有一個溫暖的家，將來妳不僅會是個好妻子，更會是個好母親。」聽了這一番話，珍妮發出了會心的一笑。

「噢！對了！妳不是已經答應強森先生訓練今年的女子游泳隊嗎？」美琪問道。

「或許吧！除非他又找到新的助手來協助訓練。」

珍妮站起身來，把空盤子堆在一起。「希望以後沒有任何的干擾妨礙我們吃飯，就像這次一樣。」

「我也希望如此。」

整個下午，就像上午般的忙碌，工作使她忘記一切，最後終於在比平常晚了近兩個小時才結束，珍妮將店門鎖上，穿過對街，拖著疲憊的身軀步上最後一階階梯，回到住的地方。

當她打開門時，一股熟悉的花香使她精神爲之放鬆了不少。走到廚房，打開烤箱，一陣陣金黃的雞肉餡餅香撲鼻而來，她不禁嚥下了一口口水，以讚美今晚豐盛的晚餐。在吃著雞肉餡餅的同時，不自覺地她又想起以往那段冷酷而黑暗的日子。

爲了驅走寂寞，珍妮打開收音機，肯尼·羅傑斯深沉而渾厚的歌聲立刻洋溢整個室

內。

經常的，她會想起孩提時的點點滴滴，從一個不知名的孤兒被孤兒院收容開始，進而接受教育，一直到今天，一切竟如奇蹟般的一一誕生，當她還小的時候，總盼望有一天她的父母會出現，對於自己懵懂的過去，會找到所有的答案，然而隨著年歲的增長，她知道這一切都已經變的不是那麼重要了，她所而要的是成功，只有成功才能使她摒除以往那些不快的回憶，因此她決定不讓兒女私情羈絆。珍妮悄悄地溜回床上，對於自己又再一次想起從前的艱困，覺的不可思議。

由於早年父母的遺棄，使得她堅信一個無可動搖的觀念，那就是：她永遠不可能去生一個不是在盼望中生出的小孩子。記起有次她拒絕和一個男孩子上床的情景，不自覺地笑了出來。

他戲稱她是一個固執而過份正經的女人。爲此，曾重重地傷害了她，然而現在的珍妮，不會再爲此而感到受傷害，無論如何，她相信她會找到一個值得信賴的男人，她相信心靈的契合重於一切。

就當珍妮思緒逐漸遠颺之時，丹尼爾那張英俊的臉又浮現眼前，想起丹尼爾，不自

覺又想到莉莉和她憤怒的神情。「可憐的丹尼爾。」她喃喃地說，不自覺想起美琪說過的話：「妳還沒找到愛，但妳一定會的。」

在結束紛亂的思緒後，她終於安靜地睡著了。